

《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

陳志漢：生命的延續不是靠呼吸而是精神

死亡一直是華人社會的禁忌。台灣導演陳志漢以「大體老師」，即給醫學生上課的遺體為題材的紀錄片《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卻引起了極大的回響，票房超越不少劇情片，並持續在港上映。陳志漢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他希望用「大體老師」這個角度側面切入，讓觀眾凝視死亡，接受生死是人生的一部分，珍惜當下，電影不只是關於冰冷的死亡，而是關於有溫度的生命。

文、攝：陳添浚



導演陳志漢表示片名來自每次經過醫學院前都能看見陽光大片灑落。



解剖課是輔大醫學院四年級的必修課程。

林惠宗和太太兩人生前均簽下捐贈遺體意向書。



電影講述游泳教練林惠宗專程從嘉義千里迢迢開車往台北，每月都到醫學院探訪他的太太。結婚23載的深情，昇華作報告生活瑣事的絮語。直到今次，他再壓抑不住，過去沒有把握機會或不懂得表達的愧疚、遺憾、思念，都隨着決堤的淚水傾瀉而出。因為，太太是大體老師，遺體即將要被送上解剖台醫學生解剖教材，這是他最後一次對着「完整的」太太說話。

大體老師死亡議題

「華人社會對死亡這件事情非常害怕，大家很忌諱談論。以前拍紀錄片時觀察到這一點，所以很想拍『死亡』，但拍攝『死亡』是不容易的，因為大家本來已經這麼害怕，再拍的話一定不會想看。有一次接觸『大體老師』，發現它和死亡相關，但又不是真正的死亡，因為它以另一種方式延續生命。所以決定從這個角度切入，希望大家看完可以很自然談論死亡。」陳志漢說。

在題材搜集上，陳志漢決定先從醫學院入手。「一開始是先找學校，我一般不找規模最大的，因為那些太制度化，反而規模小的會多一點人情味。那時候我發現輔仁大學的老師希望用『大體老師』做生命教育，挺符合我的題材。找



「大體老師」透過教學將生命延續。

家屬其實更難，學校不好意思麻煩家屬，剛巧林先生住嘉義，我自己也是，大家算是同鄉，所以跟他說回嘉義時順路找他，當然其實我是特意去找他的。」陳志漢解釋。

一門生死教育的課

電影拍攝之前，陳志漢認為生死是對立的，但用鏡頭追蹤林惠宗陪伴作為「大體老師」的太太的故事後，他卻發現生死其實不是對立，兩者都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什麼才是真正的活着？有呼吸、有心跳、有脈搏的一個生命體，是不是就是真的活着呢？但是大體老師從死亡開始，就開始對周圍的生活產生影響，甚至更多的人感謝他的付出，這樣是不是一種更具意義的活着呢？生命的延續不是靠呼吸與血液，而是精神與影響。死亡是每個人都會觸及到的議題，我想要觀眾在自己還很理性的這段期間，珍惜當下。」

不過，陳志漢卻表示自己拍的紀錄片是開放式的，與其說是給觀眾一個答案，不如說是給觀眾一個問題自行發掘答案。「電影中林先生根據太太遺願讓她成為大體老師，但醫學院的蔡老師卻接受不了自己母親想

要捐贈大體到自己任教的醫院，兩個人的看法完全相反，但其實都是出自對親人的愛，所以事情沒有絕對的對錯之分。」

詩意鏡頭昇華情感

片中學生解剖「大體老師」（林惠宗太太）的關鍵一幕中，陳志漢同時將林惠宗游泳的水底片段交叉地剪輯進去，一下剃髮，一下划手，錯落有致，讓這部平實的紀錄片出現了詩意的一幕。「電影其他地方都保持一種不斷前進的節奏，所以那一場我刻意用慢動作把它拖慢。兩個場景看似毫不相干，但其實林先生在水裡漂浮起來，與大體老師在死後以另一種方式影響其他生命，兩者都隱喻了生命的重新開始。」

電影在台灣引起很大回響，陳建州、范瑋琪為電影免費創作片尾曲，並在能容納三、四百人的主流影院放映大部分場次。「一開始以為只有相關行業的人會有興趣，例如殯儀業、醫護行業等，只打算在小型電影院長期放映。但預告片推出後回響很大，發現後來很多年輕人、社會各界都很感興趣。所以直接在大戲院放映，最後票房也比不少劇情片要好。」

紀錄片在主流電影市場逆境求生

在商業掛帥的電影市場，製作一部紀錄片往往荆棘滿途，何況是一部有關「死亡」的紀錄片。「自己拍了紀錄片十多年，只是近三年才比較穩定。找資金一直是拍紀錄片很困難的地方，幸好這次政府資助不少，也籌了50萬台幣，佔製作費的10%左右。」被問到會否因此會有市場考慮，陳志漢卻說：「拍紀錄片很難一開始就思考會否賺錢，反而會在意觀眾喜不喜歡。再者，對於市場的預測也不一定準確。至於拍攝中途被拍者可能拒絕拍下去這一點，最重要是事前要讓被拍攝者信任自己。」

除了經費籌集外，最困難是事後的剪接。「因為不只考慮觀眾，還要考慮林先生的感受。本來電影是學生、老師、林先生各一段，但後來把重心放在林先生，因為他和太太的愛情故事令我很感動。」



《我們的6E班》衝破障礙、振翅高飛

種族歧視及溝通問題在每個國家也有，如何令種族共融是每個社會要面對的問題，而今次由國藝出品的《我們的6E班》定位為「慈善電影」，《我們的6E班》是一部題材特別的校園青春電影，由《葉問：終極一戰》、《葉問前傳》及《競雄女俠·秋瑾》多部功夫電影之出品人及監製洗國林首次執導，電影以一家學校的6E班為主題，該班學生來自不同背景，當中包括南亞裔學生、中國內地新移民與操作欠佳的本地學生，各人因種族與文化差異常惹衝突。而學校的資源不足下，教師透過校際才藝大賽，讓班中各人消除歧見，但卻發現不同學生的家庭問題。反映當下年輕人的師生矛盾、同學紛爭及家庭衝突，講述中學這個小社區內的種族融和話題，一班來自不同國籍，不同家庭背景的人以最青春和最真誠的內心去面對人生中不同的考驗，衝破障礙，振翅高飛。

《我們的6E班》由孫耀威與新演員葉芷如飾

演6E班的老師，而客串演員也是圈中有實力、看來相當強勁，相信是因為洗師傅的人緣吧！當中包括方力申、洪天明、陳嘉桓、麥長青、張國強、范振鋒、李思欣、馮素波、張慧儀、趙永洪、陸詩韻、喬寶賢、吳志雄與漢洋等，而學生則以新演員及南亞裔香港人為主。

起初也怕反映社會現象的電影內容比較失趣，但原來不是，當中的大卡士客串是帶動笑位的重要關鍵，其中以Hea Sir 范振鋒及小賣店的陸詩韻更為突出！令平凡的社會文化電影表達貼地演繹！另外電影上畫後也有大回響聲音！得到洗導演的通知：《我們的6E班》雖然未能夠得到戲院大力支持，但係都喚起吃社會很大嘅回響，連香港最大嘅政府輔助隊伍「民安隊」都開



孫耀威與新演員葉芷如飾演6E班的老師。

張國強、范振鋒客串演出。

始招收少數族裔隊員。

而在某大型發佈中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表示：「長話短說，這套電影我覺得是近年來很難得的，由商界捐助、武打導演不做武打，教人家溫柔、大愛、關愛共融，正正是不分你我他，不論是香港關愛共融，帶來一個包容的社會，不論是什麼族裔、什麼階層、什麼年齡組別，跨代、跨族裔，建立一個共融的香港。尤其今年是香港回歸20周年，是很有意義的電影。」洗導演希望6E班精神繼續傳揚開去，大家共建和諧社會。

文：路美

誰說有謎面就要有謎底？

——《媽媽！》



要評《媽媽！》這樣的一部電影，很難。

珍妮花羅倫絲再一次演技大爆發。

相信入場的觀眾反應會很兩極，要麼覺得故事零碎，不倫不類；要麼覺得電影創意無限，別樹一幟。思前想後，筆者還是傾向後者。

電影以懸疑驚悚片作包裝宣傳，但事實上卻是另一回事。的而且確，電影開首鋪排了一個懸疑片格局。牆壁內的心跳、精神構成一個又一個指向驚嚇的符號。然後，當你以為每個符號必然有它的用處，製謎是為了解謎的話，就已經開始滑入導演的圈套了。

愈演下去，愈離經叛道，也愈來愈過癮。一場突如其來的兇殺案，悲極反而生樂的追思會，主客易位的派對，場景一換再換，愈換愈快，愈換愈瘋狂。不知何時竟然慢慢地走入了戰場，甚至闖入某種宗教儀式。這些場景情節，無不依循某種電影套路。但當你以為自己搞清楚那是什麼一回事時，那又已經轉變成為另一回事了。神秘小屋猶如潘朵拉的

盒子，打開之後見盡七情六慾，血跡斑斑，紙醉金迷，哈利路亞。

再想下去，不妨將故事看得再抽象一點，理解為一場作家與靈感女神之間的角力。創作人對靈感的追求永無止境，即使女神奉獻一切仍然無法滿足，只好互愛又互虐，湊成好一對斯德哥爾摩情人。所謂的「媽媽」，孕育的到底是什麼？電影將女神懷孕和作家寫作並置，再一次印證繆斯女神如何作為寫作的泉源，同時隱喻創作同樣是一種生育過程。那個「媽媽」，是「他」也是「她」，因着「寫」與「生」的重疊而變得雌雄同體，同死同生。如此看來，《媽媽！》事實上是上文藝創作呈現文藝如何被創作，別具後設意味。

得再說一次，要評《媽媽！》這樣的一部電影，很難。而且愈是解說，愈是證明這套神遊太虛的電影難以解說。不過如果謎底不曾存在，看看謎面如何流動，其實也令人滿足。

文：鄭文濠

《使徒行者2》終見大台應有的「大氣」



大台本地班製作《使徒行者》叫好叫座，但「續集總比原作差」的定律下，筆者其實並不看好《使徒行者2》。可是看戲至今，發覺緊張情節不遜首輯之餘，也發揮合拍片的優勢：豐富資源下拍出重頭劇應有的大氣，實在挑起觀眾失去良久的追劇「戲癮」。



《使徒行者2》劇照。

近年接觸多了內地劇後，筆者發覺與港劇最大的分別，是前者會極力營造一份「大氣」（劇力萬鈞的磅礴氣勢），令觀眾有種透不過氣、震撼感人的力量。要營造這份「大氣」，需要靠不惜人力以營造浩瀚場面、不惜工本設計華麗講究的佈景和服飾，一班豪情過人性格不會過分細微細眼的角色，以及一個構想開闊、不會過分微絲細眼的劇本作為平台——當然，以金錢堆砌「大氣」是常見的做法。這次或許大台與騰訊企鵝影業合作，預算較充裕，既到泰國取景，場景佈置也較考究，鏡頭運用的變化亦更多。但此劇真正予人大氣之感不在於金錢，而是人。

大台這次巧妙地安排大量知名一二線演員在首兩三集客串：張兆輝、黃德斌、洪永成、陳焯等等在其他劇集當主力的演員，都在一兩集內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接連慘死。《使徒行者2》一開首便如此「揮霍」傾台的演員，令觀眾樂此不疲地數算究竟死了多少人，成功掀起劇集的話題性。開

始已這般高潮迭起，自然能令觀眾對往後的劇情帶進更高的期望。大台這趟能善用資源優勢並大膽使用，這招實在不得不讚。此外，創作組此趨似乎也「開足馬力」，一洗為觀眾詬病「創作是但」之頹風，即使一些技術位，描述亦毫不馬虎，營造一個又一個的小高潮（如陳豪與黃翠如拆炸彈的一幕），務求令觀眾一直保持追劇的興致，避免有一刻走神。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陳豪飾演的魏德信，這個新加入的角色，起初是叫人摸不著頭腦，甚至令人懷疑陳豪是否得罪了高層（笑）——因為他那把被狂風吹歪了的髮型，就像《蝙蝠俠》中的歹角造型般趣怪，更與劇中個個「型男型女」的打扮顯得格格不入。但隨着劇情發展，方明白這是配合魏德信陰陽怪氣的個性，反而覺得他才是劇中迄今最有「戲味」的一角。另外筆者亦忽發奇想，如果樂少鋒一角，由周柏豪改為張繼聰飾演，相信可觀性會更高，不知大家同意否？

文：視撈人

《與正念同行》

世界要淨化 人類要淨心



日日打開報紙，眼球或耳窩都會受到來自四方八面的負面新聞衝擊，感覺到整個世界的怨氣、仇恨生生不息、不斷循環。當迫得你透不過氣來的時候，就需要大叫一聲「停」，然後閉起雙眼，跟「正念之父」一行禪師（Thich Nhat Hanh）洗滌心靈！

唔好以為只有香港人需要淨心，其實全世界都需要淨化，全球最具影響力精神領袖之一、榮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的一行禪師，就帶出遠到法國都需要正念，而於梅村創建修行之地亦見一行禪師的用意。

電影《與正念同行》（Walk With Me）雖然是一套紀錄片，於鏡頭上沒有特別花巧，純粹以內容就能帶動內心去探索，已值回票價。戲中能深切觸動我的有兩幕情節：第一幕是由一位小女孩童真地問一行禪

師：「她的狗死了，要怎樣才能不傷心呢？」而一行禪師的簡單回答，以白雲作為例子，帶出小狗的肉身雖不存在，其實只是用了另一種形態去存在……這類極具輕柔而帶有衝擊力的真理，真心要去領略。

第二幕是全城鐘聲響起，所有人都要放下手頭所做的一切，這個舉動，小時已略聞，但到今天有無數經歷後，再次重遇這些鐘聲，就明白是時候要聆聽自己的呼吸，回歸當下呢一刻，感受心靈回到了自身；更明白，過去的已過去再捉不到，將來的又還未到，最重要的就是要「活在當下」！

《與正念同行》於《新福爾摩斯》、《奇異博士》男神班尼狄·甘巴貝治（Benedict Cumberbatch）詩意的旁白之下，加上一行禪師真理名言：「修習正念有助我們深刻地活在此刻，不枉此生。」忍不住，我哭了！

文：JS



電影《與正念同行》劇照。